

● 侯国良 初圆卿 译

● 美 考利·达琳 著

诱惑与孤独

——女性的心理畏惧



学苑出版社

C912.60
7
● 诱惑与孤独

● 女性的心理畏惧

(美) 考利·达琳
侯国良 初国卿 译 著

047654



女子学院 0041126

学苑出版社
一九八九·北京

封面设计：尚 喆

责任校对：林 旭

责任编辑：秦守雍

根据美国 PUBLISHED BY POCKET BOOKS
NEW YORK 1982年版译出

诱惑与孤独

——女性的心理畏惧

〔美〕考利·达琳著

侯国良 初国卿译

学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西绒线胡同甲七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¹/₄ 插页：2

印数 1—12,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60-236-2/G·151

定价：3.70元

目 录

第一章 渴望与冲突.....	1
一、理智的崩溃.....	6
二、摆脱压抑.....	10
三、不同的女性，相同的冲突.....	18
四、面对现实：虚幻自主的破灭.....	21
五、走向深渊.....	25
六、“灰姑娘”情节.....	27
第二章 诱惑：女性不再挑战.....	29
一、少女的生活.....	36
二、女强人的“成就差异”.....	39
三、反应的信号.....	47
四、亚特兰大的困惑.....	53
五、遍及全国的忧郁症.....	57
六、“灰姑娘”情节对女性的影响.....	61

七、“爸爸的小宝贝”	65
第三章 女性的反应	76
一、畏惧的源起	83
二、接触畏惧	89
三、掩饰畏惧：反恐惧模式	92
四、女性的反应	100
五、逃脱独立的生活	104
六、潜伏病态畏惧的妻子	107
七、逃避自我	111
第四章 孤独无助的境遇	117
一、孤独无助的预兆	124
二、学会依靠	126
三、缘起与区别	128
四、过多的帮助和女孩的残缺	132
五、青春期：女性的第一次危机	143
六、少女的障碍	145
七、父亲的背叛	148
八、母亲的背叛	155
九、进入现实中	157
十、恶性循环：嫉妒和竞争	161
十一、“为何男性容易女性难？”	163
十二、如此不公平	166

第五章 盲目的奉献·····	169
一、结婚——女性的避风港·····	175
二、融为一体的安全感·····	181
三、盲目的奉献·····	183
四、婚姻面面观·····	186
五、“好女人”综合症·····	194
六、第二次循环：追寻安全的神话·····	198
七、逃避地狱·····	203
第六章 性别的恐慌·····	210
一、成功的危机·····	215
二、“安妮”的灾难·····	217
三、压抑抱负的高昂代价·····	224
四、工作妻子的“美满生活”·····	227
五、母亲的退缩·····	233
六、陷于两个世界之间·····	240
七、疯狂的三位一体——妻子、母亲、 劳动者·····	247
八、苦役掩饰的冲突·····	255
第七章 自由的萌动·····	262
一、消除内心冲突·····	266
二、精力渗漏·····	269
三、清理线索·····	271

四、泄密之梦	277
五、摆脱依赖之网	284
六、获得自由	292
译后记	297

第一章

渴望与冲突

我患了重感冒，为了不传染给别人，便孤零零地躺在家里的三层楼上。那屋子显得阔大而沉闷，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显得出奇地冷漠。我回忆起幼年时代的自己，瘦小脆弱，无法独立。当夜幕降临时，我痛苦至极。这痛苦与其说是由于感冒，不如说是出于焦虑。我自问：“我如此孤独，如此无所依附，飘忽不定，在这儿干什么呢？”与家人，与工作，与紧张的生活隔离，心绪烦躁，万事皆休，这是多么奇怪的境遇啊……

我的思绪被打断了。我认识到，我一直是孤独的，毋庸讳言，白白耗费了大量精力。我很孤独，愿意象袋鼠一样在别人的保护下生活。与空气、精力和生活本身相比，我更需要的是安全、温情和受人照顾。我惊讶地发现这对我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很久以来，它就成了我的生活内

容。

自从染病卧床那天以来，我便认识到，有成千上万个象我一样的女人。她们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长大，无法正视我们在其中必须自我负责的成人世界。我们也许会在口头上承认这一点，但在实际上却拒绝接受。凡是与养育我们的方式有关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将成为别人的一部分——通过幸福的婚姻，我们会受到保护、得到抚养、被人援救，直至离开人世。

当然，我们接二连三地在上述承诺中发现自己受了欺骗。然而直至七十年代教育观念发生了转变，人们才以前所未有的态度观察、思考和对待妇女问题。我们期待着一些新事物。人们现在正告诉我们，那古老的少女之梦是多么脆弱羞耻。世上还有更好的东西，钱、权力以及最令人困惑的生存条件——自由。我们要自己选择生活，选择思想方式以及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人们告诉我们，自由胜于安全，光有安全是靠不住的。

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自由实在令人畏惧。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尚未整装以待的种种可能性，提拔升迁，承担责任，没有男人领路的单独旅行以

及独自交友等等。各种各样的机遇蜂涌而至。然而随即出现了新的要求，我们长大成人了，不再把那些我们所谓的“强者”作为保护人，而自己则遁居其后。我们开始以自己的——而不是丈夫、父母或是教师的价值尺度评判事物。自由要求我们真诚可靠，忠于自己。于是突然之间，我们遇上了麻烦，我们再不能作为一个“好妻子”、

“好女儿”或者“好学生”那样生活下去了。事情多半是这样，当我们开始撇开那些权威形象独立自主的时候，发现原以为是自己的价值尺度其实并不是。它们是别人的——是那些辉煌灿烂、令人瞩目的过去时代之荣耀人物的。最终面向真实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我没有任何信念，我并不真正了解我所相信的一切。”

这一时刻使我们大受惊吓。我们曾经那样确信无疑的一切，现在纷纷崩溃倾覆，仿佛山崩地裂时的稀泥碎石，使我们无从把握，惊恐万状。这种陈旧过时的支架，即我们不再坚守的信仰之令人眼花缭乱的崩塌，就标志着真正自由的开始。不过，如果经受不住惊吓，我们也可能仓惶退却——返回到安全亲切、熟悉了解的老地方。

我们有机会前进时，又为什么要退却呢？原因在于我们女性还不习惯面临畏惧、克服畏惧。我们一直被人引导如何规避惊吓我们的任何事情。从孩提时代，我们就受到教育去做那些令我们舒适安全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受到的教育从来就不是为自由的，而是为自由的对立面——依赖的。

问题起源于童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十分安全，一切得到照顾，只要需要，父母就是靠山。夜晚没有梦魇，不会失眠，也不会因为白天有了过失，希望加以改进而耿耿于怀，大伤脑筋。我们埋身床第，听着轻风抚弄树木的柔和声响，安然入睡。这里我弄清了一个问题，在我们女性嗜好家务的冲动和那些似乎已经沉入潜意识，逐渐淡忘的童年时代的幻想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它跟女性的依赖性有关。我们需要倚靠他人——追溯到婴儿时期，就是需要人们的抚养照顾，以免遭遇伤害。这些需要一直伴随我们进入成年期，与自我满足的需要一起急切要求得到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依赖的需要，无论对于男女都是十分正常的。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女性从孩提时起，其依赖性就被引导到不健康的程度了。

• 4 •

任何一个内倾型的女性都明白，她从未受到这样的教育，即她只要自我照顾、独立自主、表现自我，就会感到愉快舒畅。至多她曾经做过“独立”的游戏，内心有点嫉妒男孩（后来嫉妒男人），因为她们很自然地会自我满足。

其实男子的自我满足心理并不是天生的。它是后天训练的结果。男子从呱呱坠地时就受到教育要独立自主。而作为一种系统方法，女性受到的教诲则是她们身上有一个弱点——终有一天，她们在某方面会得到救援。就象吮吸母亲的乳汁一样，我们接受了这个神话故事，这个生活的启示。我们也许会在短暂时刻里去冒险，我们也会读书、工作和旅行，甚至会赚大钱。但是在这一切表面之下，我们对子独立自主的感情总有一定的限度。童话告诉我们，只要持之以恒，就会在某一天，某一个人将你从现实生活的焦虑不安中解脱出来。

现在我将告诉你们，我撰写关于女性依赖性的主题来自于个人的经历，而且就是近来的经历。很久以来，我就假装出一种老于世故的独立的样子来欺骗自己和别人——它是一堵营造了多少年，以便隐蔽自己企图得到照顾之愿望的墙壁。

这件伪装如此令人可信，以致我一直糊里糊涂地执迷不悟。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来惊扰我自我满足的迷梦该多好啊！

但是在我三十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一连串的变故使我发现了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发现了那些隐蔽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它们严重威胁着我的安全，以致每当事情棘手的时候，就是说，当生活的要求令人疑惑地变成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成人要求，而不是象一位早熟的姑娘闯进可以勉强应付游戏的世界那样随意的时候，我实际上就会千方百计地让别人去接管。那几年里，带着三个由我独自抚养的年幼孩子，我似乎进入了一个惊人的发展阶段。奇怪的是，当我坠入情网时，我的苦恼却有增无减。

一、理智的崩溃

1975年，我离开纽约，离开了孤身奋斗、勉强维持的四年寡妇生活，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曼哈顿北面九十英里处赫德逊河谷一个小小的村庄。我遇见了一位似乎完美无缺的伴侣，他稳重睿智，极其幽默。我们租了一间宽敞而引人注目的

房子，还连带田地、花园和果树。满怀着新生的幸福感，我相信在莱因贝克村以写作谋生一定比在曼哈顿大都市要轻松得多。然而出乎意料的——我无法预见的事情却是我刚开始和一个男子重新组织家庭时，我的雄心壮志就令人惊讶地崩溃了。

在尚未有意识地对上述事实加以判断，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时，我的生活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早在十年前开始的写作生涯中，我往往每天写作数小时，而在莱因贝克，我的时间似乎被快乐无比的家务占居了。多年来，由于工作太忙无法操持更多的家务，我们总是吃冷冻便餐。现在我又开始烹调了。住在莱因贝克的六个月，我的体重增加了十磅。“这是健康，我们活得更轻闲了。”我对自己说，对这种变化感到出奇地高兴。我穿起了格子衬衫和宽大的工装裤，常常无聊地消磨时光——摆弄花瓶啦，生火啦，甚至呆望着窗外。时光如白驹过隙，金秋转瞬即逝，冬天接踵而至。我穿着长统靴和夹克装去砍伐树木。晚上酣然入眠，一夜无梦，而早晨仍然不愿起床，因为设什么事情催促我早起。

我又一次成了家庭妇女。与其说这是一种信

号，不如说使我惊慌失措。毕竟我是有能力抚养自己的，事实上已经坚持了四年。但是，这是险象环生的四年，是向困难挑战的四年。孩子的父亲重病缠身，无法帮助供应家庭。因此我习惯了支付帐单的事情，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惊恐不安中度过的——怕费用糊里糊涂地增加，怕房东不让长住，怕负债。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我深切地怀疑自己的能力。这一点对我来说，既不奇怪也不罕见。大多数“单身母亲”不都有这种感觉吗？

因此在苹果累枝的金秋搬往乡村居住，使我觉得就象是从我所谓的含义相当模糊的“我的挣扎”的境遇中得到彻底解脱。命运将我带回到另一个地方——一个与我孩提时代居住的地方毫无二致的心灵空间——那有樱桃饼、鸭绒床和新烫好的夏装。现在我拥有土地、鲜花，一幢宽敞的带有众多房间的屋子，每个房间都装有小小的舒适窗座。由于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安全感，我开始安排宁静的家庭生活。这种生活作为童年时代最确实的“隐蔽的记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造了一个安乐窝，用我找得到的松软绒毛和棉花把它与外界隔绝。

然后我便隐居在这个安乐窝里。

晚间，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骄傲地把它铺排在一间真正餐室的饭桌上，压得桌子发出吱吱的声响。白天，我洗烫衣服，掸扫灰尘，给树木松土护根，晚上则担任助手，为劳威尔打字。奇怪的是，虽然我专事写作已有十年之久，但还是觉得为别人打字似乎责无旁贷。我觉得这样做……很正当（现在我才清楚，正当这个词意味着舒适和安全）。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劳威尔在起居室壁炉前的大书桌上写文章、打电话、处理业务，我则化费时间为女儿卧室糊壁纸。我时常走到自己的书桌前，伸出手去想做些什么，轻轻翻弄几下纸头，却又神情恍惚、心不在焉地呆住了。有时我觉得心灰意懒，因为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写作能力。我认为“我的命运变了！”

其实这跟命运毫不相关。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对自己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对劳威尔的期望也与以前截然不同了。我觉得他成了家庭生活的负担者，而我呢？经过那些年的奋斗，现在却依赖他人为我负责，虽然不完全出于自愿。一个思想解放的女性怎么会想象到这种情况呢？一开始依赖他人，我就停步不前了——事实上，这已

经走上了悬崖绝壁。我不再作出自己的判断，也不去任何地方，甚至不与朋友会面，六个月内，没有看到一份写着付款日期的通知，也没有和出版商签订合同，发生争执。我又担负起妇女作为助手的传统角色——辅助工、文书、记录别人美梦的打字员，虽然不是尽善尽美的助手。

二、摆脱压抑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二十五年前敏锐指出的那样，女性充当次要角色，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实际生活中的紧张状态”。摆脱压抑已经成了我的秘密目的。我溜回了——实际上是懒洋洋地坐回到一大盆温水里——因为这样做轻而易举，因为侍弄花坛、购买东西，成为一个理想的享受供应的——“伙伴”，比起在成人世界自我保护独立奋斗，引起的焦虑要少得多。

但是劳威尔并不是人们所谓的“传统男子”，因为他并不支持我对于家庭的回归。在我们之间，似乎逐渐形成永久不变的不公平现象（他付款，我铺床），对此他并不高兴。他终于正视我的情况了。他指出，我没有给家庭挣钱。他在经